

陈运川一家，包括老伴王莲荣、大儿子、二儿子、大女儿、二女儿，都是河北张家口怀来县北辛堡乡蚕房营村普通老百姓，同时也是法轮功学员。一年来和平上访、炼功，历尽磨难。派出所毒打母亲时让父子看着，打父亲时让母子看着，打儿子时让父母看着，残忍之极。

全家炼功遭毒打

99年9月22日二女儿陈为理因在公园炼功，被原乡长张XX、书记王XX、副乡长三人毒打，拳打脚踢，扇耳光，满脸青紫，牙齿活动，眼睛严重充血，嘴打烂，手指被拷成青紫色，打完怕人看到，将其拘留半个月。

9月25日北辛堡乡派出所所长刘玉峰及综治办姜慧军找了20多个打手，将陈运川的二儿子陈爱力叫到乡派出所毒打，用筷子敲手指，用皮鞋踹，脸上抽，拳脚棍棒，从早上8点多一直打到晚上6点才放回。陈爱力眼翻白眼，胃痛不能进食，满脸血迹，遍体伤痕，人不能动。

10月13日派出所刘玉峰、综治办姜慧军、乡王书记、原乡长张XX等6、7人将陈运川及老伴王莲荣、大儿子陈爱军带到乡派出所，将三人毒打，让其交出二儿子陈爱力。打母亲让父子看着，打父亲让母子看着，打儿子让父母看着，残忍之极。之后便一人关一屋，全部满脸青紫，惨不忍睹。

进京上访受折磨

99年12月28日，陈家一家六口与同乡杨桂宝一同进京上访被抓，之后被转送张家口怀来县看守所治安拘留15天，却被无限期延长，非法关押长

坚信“真、善、忍”的一家人

达10个月之久，于2000年10月14日放出。

10天后，2000年10月24日，陈运川一家六口和同乡功友杨桂宝及另一功友8人再次踏上进京护法的路程。他们冲破重重拦截，徒步跋涉，翻山越岭，历尽艰辛，母亲因绝食后两腿浮肿，只能在两个儿子的搀扶下行走，另一年近60的女同修腿痛行走困难，大家相互拖着走。一路风餐露宿，整整走了三天，行程100多公里。于27日凌晨到达北京，上午直奔天安门广场说明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在天安门广场，他们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就是好！”。被武警强行拽上警车，后被送到宣武区看守所。

在宣武区看守所，二女儿不配合照相，被警察揪住头发，在地上拖了几百米，鞋被拖掉，脚被磨破，流血，裤子被撕烂，浑身泥土。

大儿子不报出地址、姓名，被其用竹棍猛敲手指，瞬时肿起，接着用木棒猛抽膝盖、胳膊、后背、胸口等处，仍不说，便拿起扫帚使劲在脸上来回扫，用皮鞋踹腿部，轮流审讯毒打三次。

二儿子两次被审，不说，将其单独关在一小室内，轮番打耳光100多，脸被打肿，用拳头猛击胸部，用脚踹腿，猛踢，将鞋踢飞了，恶警抽出鞋垫，让他闻，还用钢笔在陈脸上书写辱骂师父的恶毒语言。当他被打得毫无知觉的状态下又逼在屋内走100圈。接连四次提审毒打，四次换四拨警察，最后逼其赤脚站桩1小时，并不断用皮鞋狠踢腿部，直至倒地休克。

视死如归，心如磐石

10月29日北辛堡派出所刘玉峰到宣武区看守所接人，当即从陈家人身上抢走现金1000多元，手表一块，抢走另一位同修现金360元及手表，之后将他们非法押回当地看守所。

乡派出所、干警卢XX在提审陈运川这位62岁的老人时，提着后脖领从床板上拉下，摔在地上，老人当场窒息，约半小时后才逐渐苏醒，与杨桂宝（1月14日被打致死）关在一起。第二天杨被非法关押于13号，陈运川14号，陈的大儿子12号，二儿子11号。县公安局局长徐维国现场指挥，扬言：这次不能把他们当人看，不许给他们被子盖，死后扔到后面大沟里！

看守所将被子全部收走。

法轮功学员开始绝食。五、六个武警按着一人，捂住嘴、眼，捆住手脚，强行插胃管，灌玉米糊及盐水。

13天后，二女儿陈洪平开始尿血，吐血，呼吸短促，无血压脉搏，被送往医院抢救。

二儿子陈爱力血压无，脉搏无，生命垂危。老父亲陈运川也只剩一口气，经过抢救，当局怕他们死在监狱将他们放回。

1月14日，同乡杨桂宝被打致死。

1月20日，怕知情的陈家走漏风声，乡派出所将陈家兄妹四人抓走，送往怀来看守所。途中二女儿陈洪平从警车跳下，昏死，胳膊摔坏，送医院抢救。当晚又被送往看守所。因身体不会动，被送回家。

省里来人检查时，大儿子陈爱忠

喊“法轮大法好”，看守所害怕至极，将陈爱忠藏在地坪室小煤房里。省里的人走后，才将他关回监内。并让犯人将陈爱忠捆在十字木架上，强行灌凉水，几乎窒息死亡。两天后，奄奄一息的陈爱忠被放回了家。

大义凛然，正气撼人

28日，早上9：00左右，县公安局长带领一夥人，有乡政府的、乡派出所的、看守所干警1人、武警5人，一共十四、五个。围住陈家大门。一边砸门，一边叫嚣，要抓走陈家六口。邪恶来势凶猛，试图翻墙，跳门头窗强行闯入。光天化日之下的土匪行径，惊动了四邻，围观的群众达几百人。只因为陈家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这位局长践踏法律，人权，叫嚣着强行抓人，如不抓走誓不罢休！

善良的陈家，历尽磨难。一次次的上访，无数次的毒打。酷刑折磨，十个月之久的牢狱之苦……用他们的巨大承受告诉世人法轮大法的伟大，唤醒人性、善念尚存的世人。面对这些邪恶的肆无忌惮，陈家全家，对法轮大法的心如磐石，只有一个信念，决不能让邪恶带走，用生命维护真理！

陈家找来扩音喇叭，向围观的群众讲明真相，揭露江泽民帮凶们的违法行为！陈运川一家人一身正气，大义凛然，誓死坚持信仰、用生命捍卫真理的浩然正气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围观的群众对这些人的强盗行径感到愤慨！陈家视死如归，这些江氏帮凶作恶心虚，仓皇溜走。

陈运川一家，先后又踏上了上访的路。

我是一位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自99年7月以后，三天两头有片警来我家骚扰。真让人奇怪，我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老人，招谁惹谁了？

看着人民警察如今如此凶神恶煞，就象电影里演的旧社会的白狗子，我不免犯哆嗦。他们拍桌子瞪眼，逼着我放弃修炼。后来他们发现大街上到处是传单，就把我当成“疑犯”，到我家乱翻乱动，想找出法轮大法资料，然后给我定罪，他们好多发奖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什么也没翻着，发现了一张复印纸，竟连连逼问复印纸哪来的？干什么用？我没答理他们，他们没辙了，就把复印纸拿走说去化验化验，到现在也没得出化验结果。

后来竟派民工24小时在我门前把守，出去买东西也得“请示”，因为街道居委会都知道，我炼法轮功以后，不但以前的高血压、心脏病好了，就连伤风感冒都没得过，他们看我健步如飞，说怕我出去闹事儿。弄的街坊四邻都掩面而笑，说这是吃饱了撑的，监视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江泽民要疯，拿老百姓的血汗钱不知道怎么作践了！

我们是堂堂正正的正义修炼，不但没做一点儿对不起政府、对不起国家的事，反而使社会道德回升，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于是我来到了



70岁老太遭监视

被逼无奈要上访

居委会，告民警在我家的所作所为是犯法行为，跟他们讲，我炼法轮功把身体炼好了，你们都知道，我如果不炼法轮功就是死路一条！可你们楞逼着不让我炼，这不是在逼我死、在害我吗？你们吃着人民的饭，挣着人民的血汗钱，为什么不替人民着想呢？现在民警把我搅得心惊肉跳，如果出了事谁负责？你们是否又得赖在法轮功头上？你们不让我这70多岁的人过上安生日子，没办法我也要上访了，要去天安门说明真相！

他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24小时“保安”撤了，片警偶尔去我家也不敢张牙舞爪、乱翻乱动了，唯唯诺诺地说：我们这是完成任务，挣碗饭吃，走走过场，看看就走，您老千万别受惊。

现在我获得了人身自由，我要进一步讲清真相，直到所有的学员都获得自由，直到为师父恢复了名誉。

英国报告：中国法轮功学员被关在精神病院

伦敦大学法律系的高级研究员罗宾·曼罗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司法精神治疗及其政治滥用”的长达130页的报告中说，中国政府正在发动一场败坏法轮功名誉和铲除法轮功的运动，将法轮功的坚定成员收押在精神病院里。

曼罗说，中国公安部掌管一系列的特种医院，专门用来关押精神不正常的罪犯，而政治反对者亦被监禁在那里。现在，法轮功成员正被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曼罗还说，这种系统是从前苏联学来的。

观察家们说精神病院是实施虐待与暴力的最恶劣的实例。人权活动家们呼吁国际精神病协会在下一届年会上谴责中国或暂停其会员资格。

研究生被勒令退学，剥夺结婚权利

在中国，坚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如果还没有在迫害中失去生命，或被劳教判刑，或流离失所，他们是否就可以过正常的普通人的生活呢？答案是“否”。

一所著名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因四次去北京上访而被勒令退学。虽然他已经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却得不到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在老家山东，他无法得到任何形式的工作，除非他放弃自己的信仰。因为山东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

曼罗提到一个叫曹茂兵的江苏省丝绸工人曾抗议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和试图组建独立工会。他被关进精神病院并遭电击。报告说数百名法轮功成员被以相同的方式处理。曼罗说，“无论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按照国际标准这些人没有犯罪。”

最近香港的Joseph Zen副主教说，发生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事很容易扩展到基督徒。“如果他们（中国政府）把对政府的批评视为邪恶，那么中国的地下天主教会就有被定为邪教的危险。”同Joseph Zen一道，香港的五个天主教组织和七个新教团体表达了对暴力镇压法轮功追随者的忧虑。

如此残酷，“株连九族”的政策使得许多单位，许多个人不愿意接受法轮功学员来工作，以免为自己找麻烦。

所幸的是，他在计算机方面的才能使他在南方某城谋到了职位。但是，当他准备结婚，需要在户口所在地开婚姻状况证明时，山东方面却告诉他，不与法轮功决裂就不给开证明。一个公民，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甚至被剥夺了结婚的权利！

现在这名学员被关押在看守所，因他“屡教不改”，要被判3年徒刑。